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一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陽明病脈證併治法中

夫實則譏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譏語由邪氣盛而神識昏也。鄭聲由精氣奪而聲不全也。

方中行曰。實以邪言。譏語呢喃不了之妄語也。虛以正言。以重語釋鄭聲者。謂語聲之出由於邪實正虛。濁惡而厭聽也。

婁全善曰。余用參耆歸术等劑治譏語得愈者甚多。豈可不分虛實。概用黃連解毒大小承氣等湯下之乎。按凡病皆有虛實。不獨譏語為然。

張隱菴曰。自此以下凡十二節。皆論譏語。但以下止言譏語而不言鄭聲。當知鄭聲即譏語之重複。若因虛而致譏語者。即鄭聲也。

周禹載曰。重語者。字句重疊。不能轉出下語。真氣盡奪之象。非聲出鄭重也。若重濁則有力矣。安得謂之虛乎。

柯韻伯曰。同一譏語。而有虛實之分。邪氣盛則實。言雖妄誕。與發狂不同。有莊嚴狀名曰譏語。正氣奪則虛。必目見鬼神。故鄭重其語。有求生求救之狀。名曰鄭聲。此即從譏語中分出。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一

後學吳考槃編次

二二三夫實則譏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二三四直視譏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二五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譏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二六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譏語者。大承氣湯主之。

二七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鞶。鞶則譏語。小承氣湯主之。

二八陽明病。譏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二九陽明病。譏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鞶爾。宜大承氣湯。

三十陽明病。下血譏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濺然汗出則愈。三一汗出譏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三二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譏語。

三三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讞語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三四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三五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讞語。若加溫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惱。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三六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三七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八主之。

三八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三九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四十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西一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西二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惱。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西三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西四陽明病。脇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

和身濶然汗出而解也。

二四五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二五六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鞶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全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膽汁。全皆可為導。

二七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二八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二九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剝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六主之。

二五十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必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鞶。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

二五一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鞶。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二五二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脣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二五三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

汗下之與太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二五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二五五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二五六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一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陽明病脈證併治法中

夫實則譏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譏語由邪氣盛而神識昏也。鄭聲由精氣奪而聲不全也。

方中行曰。實以邪言。譏語呢喃不了之妄語也。虛以正言。以重語釋鄭聲者。謂語聲之出由於邪實正虛。濁惡而厭聽也。

婁全善曰。余用參耆歸术等劑治譏語得愈者甚多。豈可不分虛實。概用黃連解毒大小承氣等湯下之乎。按凡病皆有虛實。不獨譏語為然。

張隱菴曰。自此以下凡十二節。皆論譏語。但以下止言譏語而不言鄭聲。當知鄭聲即譏語之重複。若因虛而致譏語者。即鄭聲也。

周禹載曰。重語者。字句重疊。不能轉出下語。真氣盡奪之象。非聲出鄭重也。若重濁則有力矣。安得謂之虛乎。

柯韻伯曰。同一譏語。而有虛實之分。邪氣盛則實。言雖妄誕。與發狂不同。有莊嚴狀名曰譏語。正氣奪則虛。必目見鬼神。故鄭重其語。有求生求救之狀。名曰鄭聲。此即從譏語中分出。

以明譫語有不因胃實而發者。更釋以重語二字。見鄭重之謂。而非鄭重之音也。若造字出於喉中。與語多重複。叮嚼不休等義。誰不知其虛。仲景烏用辨。

金鑑曰。譫語一證。有虛有實。實則譫語。陽明熱甚。上乘於心。亂言無次。其聲高朗。邪氣實也。虛則鄭聲。精神衰乏。不能自主。語言重複。其聲微短。正氣虛也。

陳修園曰。譫語之時。聆其聲有不正之聲。輕微重複之語。即是鄭聲。註家分而為兩。皆相沿之誤也。故止首節提出鄭聲。而後無鄭聲之證。

唐容川曰。聲音出於腎。成於肺。而其辨言語者。則主於心。心欲言而舌動。音出遂成詞句。心氣實則神煩亂。而言語多妄。故為譫語。心氣虛則神顛倒。而言語重複。故為鄭聲。譫語當攻。鄭聲不當攻。譫語多生兼鄭聲。則多死。故下文言譫語而直視。喘滿者死。下利者死。則譫語而兼鄭聲。亦在死之例矣。細玩文法。意在言外。又陽病所以譫語者。胃絡上通於心。燥火相併而神明被其熒惑。故煩妄多言。至於見鬼。則又心血結而為死魄。心肝之神魂。自見此死魄。故如見鬼狀。血室中血結。亦能如見鬼狀。腸胃中燥屎。亦死魄之類。故皆能如見鬼狀。譫語見鬼。不見鬼。又可知其故矣。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死。

按譫語二字。柯韻伯本在直視上。

成無己曰。直視譫語。邪勝也。喘滿為氣上脫。下利為氣下脫。是皆主死。

方中行曰。直視精不榮於目也。譫語。神不主乎心也。喘則陽爭於上。利則陰奪於下。胃中土

也陰陽爭奪於上下而中氣不守故無法可治而皆生死也

喻嘉言曰此條當會意讀謂讞語之人直視者死喘滿者死下利者死其義始明蓋讞語者心火亢極也加以直視則腎水垂絕心火愈無制故主死喘滿者邪聚陽位而上爭正不勝邪氣從上脫故主死也下利者邪聚陰位而下奪正不勝邪氣從下脫故主死也程郊倩曰直視讞語尚非死證即帶微喘亦有脈弦者生一條唯兼喘滿兼下利則真氣脫而難回矣

柯韻伯曰藏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目不轉睛不識人藏府之氣絕矣喘滿見於未汗之前為裏實見於讞語之時是肺氣已敗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滿而不運若下利不止是倉廩不藏門戶不要也與大便難而讞語者天淵矣尤在涇曰直視讞語為陰竭熱盛之候此為邪氣日損或陰氣得守猶或可治若喘滿則邪內盛或下利則陰內泄皆死證也

章虛谷曰直視喘滿肝腎氣絕直視下利脾胃氣絕雖無讞語亦死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讞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按舒馳遠曰亡其陽陽字有悞應是陰字何也病在少陰汗多則亡陽病在陽明汗多則亡陰蓋陽明篇皆陽旺胃實之證但能亡陰不能亡陽

方中行曰汗本血之液陽亡則陰亦虧脈者血氣之道路短則其道窮矣故亦無法可治而主死也和則病雖竭而血氣則未竭故知生可回也按經曰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與此互相發明

喻嘉言曰。此言太陽經得病時發汗過多及傳陽明時重發其汗。亡陽而讞語之證也。亡陽之人所存者陰氣耳。故神魂無主而妄見妄聞。與熱邪乘心之候不同。況汗多則大邪必從汗解止。慮陽神飛越難返。故脈短則陰陽不附。脈和則陰陽未離。其生死俱從脈定耳。張隱菴曰。此言汗多亡陽讞語。憑脈而決其死生也。發汗多。則亡中焦之津液矣。若重發汗。更亡心主之血液矣。夫汗雖陰液。必由陽氣蒸發而出。故汗多重汗。則亡其陽。表陽外亡。心氣內亂。故讞語。脈者。心之所主也。脈短則血液虛而心氣內竭。故死。脈自和則心氣調而血液漸生。故不死。

汪琥曰。譫語者。脈當實大。或洪滑為自和。自和者。言脈與病不相背也。病雖甚不死。若譫語脈短為邪盛。正衰乃陽證。見陰脈也。無法可施。

尤在涇曰。汗多復汗。陽氣重傷而邪復不解。為譫語而脈短。譫語為邪之盛。脈短為氣之少。病盛勝臟故死。脈自和者。邪氣雖盛而正氣猶足相持。故得不死。

章虛谷曰。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汗與血出於一源也。重發汗而亡陽津。其營血亦竭矣。心無血養。邪熱擾亂而讞語。其脈短者。生氣不能接續。故死。若脈和者。本元未敗。猶可治之而不死也。

唐容川曰。此見譫語不盡胃實心神虛乏。亦譫語也。又見心神藏於血中。血脉乏竭。則神不可復。故死。血脈流利。則神可歸宅。故不死。西醫言心體跳動不休。而脈管隨之以動。中國雖

無此說法。然觀仲景復脈湯純治心血則脈之託根於心為不爽矣。脈短則心血結而神血脈和則心血足而神復。仲景示人至深切矣。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讞語者大承氣湯主之。按金鑑曰。脈弦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弦為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為陽始有生理。况滑者通也。濇者塞也。凡物之理。未有不以為生而塞為死者。當改之。成無己曰。若吐若下。皆傷胃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者。亡津液。胃虛邪熱內結也。陽明王於申酉戌日。晡所發潮熱者。陽明熱甚也。不惡寒者。表證罷也。獨語如見鬼狀者。陽明內實也。以為熱氣有餘。若劇者。是熱氣甚大也。熱大甚於內。昏冒正氣使不識人。至於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傷寒陽勝而陰絕者死。陰勝而陽絕則死。熱劇者為陽勝。脈弦為陰有餘。濇為陰不足。陽熱雖劇。脈弦知陰未絕而猶可生脈。濇則陰絕故不可治。其邪熱微而未至於劇者。但發熱讞語可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熱。經曰。凡服下藥中病即止。若一服利則止後服。

喻嘉言曰。前云讞語脈短者死。此云脈弦者生。下節云讞語脈滑疾者用小承氣湯。此云脈濇者死。更互一字而大意躍然。

程知曰。裏全善治循衣摸牀補益得愈。亦因其脈證之不足也。劉守真每以承氣治熱病法。雖祖於仲景。而辨證其未能如此詳悉。故開後人鹵莽之端。又曰。喘則氣欲上。脫微喘者。

邪實於內而反不能大喘也不識人循衣摸牀心欲絕也動惕不安肝欲絕也微喘肺欲絕也直視腎欲絕也內經所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藏府不通故脈濁者死也

張隱菴曰此言傷寒吐下不解內合三陰亦憑脈而決其生死必得少陽陽明之熱化者可治也傷寒若吐若下後則中胃虛微病仍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者津液內竭也夫病至十餘日乃三陰主氣之期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者陽明病氣而內合於太陰也獨語如見鬼狀則心主之神氣虛而病合於少陰若劇者或以時發夫少陰主神機樞轉時出時入發則神氣昏憒而不識人此少陰之劇證也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則四肢筋血虛微而病合於厥陰夫肝主筋而厥陰主四末也真陰內虛陽無所附故微喘直視此病合三陰而神氣內亂證屬不治若脈弦者生蓋弦乃春生之木象得陰中生陽之脈故主生濁則無血心氣虛寒故主死若微者謂無三陰之劇證而但發熱譫語者病陽明火熱之氣故以大承氣湯主之

程郊倩曰若吐若下後不解由其人風邪在胃而成燥未經發汗輒吐不待過經即下津液亡而邪未去蓋燥氣從邪反結為實故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從前宜再用大承氣湯蕩盡邪燥以安津液法不當出此胃氣生熱其陽則絕故諸所見證莫非陽亢陰絕孤陽無依而擾亂之象弦濁皆陰脈弦脈猶帶長養濁脈已成涸竭生死以此斷之微者但發熱譫

語者仍是邪燥結實陰未全竭故以大承氣湯主之

柯韻伯曰吐下後不解病有微劇之分微者是邪氣實當以下解劇者邪正交爭當以脈斷其生死弦者是邪氣實不失為下證故生濁者是正氣虛不可更下故死

汪琥曰日晡所發潮熱者府實燥甚故當其經氣旺時發潮熱也獨語者即譫語也獨語如見鬼狀乃陽明府實而妄見妄聞劇者甚也成註云熱甚昏冒正氣故不識人循衣摸牀者陽熱偏勝而躁動於手也惕而不安者胃熱冲膈心神為之不甯也又胃熱甚而氣逆則喘直視則邪干藏矣故其生死之機須於脈候決之

金鑑曰循衣摸牀危證也一以陰氣未竭為可治如太陽中風火劫變捻衣摸牀小便利者生是也一以陽熱之極為可攻如陽明裏熱成實循衣摸牀脈滑者生濁者死是也大抵此證多生於汗吐下後陽氣大虛精神失守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虛故四肢擾亂失所倚也以獨參湯救之汗多者以參耆湯愈者不少不可概為陽極陰絕也

舒馳遠曰此證本因胃有宿燥固不宜吐傷津液惟宜下以去其燥若下之不當則燥不去而病不解亦徒傷津液反成結實故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愈久愈結矣仲景未言治法觀後段之微者尚主大承氣湯而前之劇者亦無非陽亢陰盡之象驅陽救陰法亦不出大承氣之外特以勢急而製宜加重焉雖云脈弦者生然在見幾於早否則馴至脈濁無論大承氣無能為即神丹亦無能為矣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則讞語。小承氣湯主之。

成無己曰。亡津液。胃燥。大便硬。而讞語。雖無大熱內結。亦須與小承氣湯和其胃氣。

張路玉曰。多汗譖語。下證急矣。以其人汗出既多。津液外耗。故不宜大下。但當略與小承氣湯和其胃氣。

程郊倩曰。陽明病法多汗。其人屬汗家。則不必發其汗。而津液外出。自致胃燥。便硬而讞語。故雖小承氣湯。亦只一服為率。

周禹載曰。其人多汗。胃中之津液大出。更不問小腸之水道通利。總之以有限之藏。不足供外越之用也。故始而燥。既而鞕。既而讞。皆因多汗。惟小承氣足以去其邪。止其讞語也。尤在涇曰。汗生於津液。津液資於穀氣。故陽明多汗。則津液外出也。津液出於陽明。而陽明亦藉養於津液。故陽明多汗。則胃中無液。而燥也。胃燥。則大便鞕。鞕則讞語。是宜小承氣湯以和胃而去實。

陽明病。讞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成無己曰。陽明病。讞語發潮熱。若脈沉實者。內實也。則可下。若脈滑疾為裏熱未實。則未可下。先與小承氣湯和之。湯入腹中。轉失氣者。中有燥屎。可更與小承氣湯一升。以除之。若不轉失氣者。是無燥屎。不可更與承氣湯。至明日邪氣傳時。脈得沉實緊牢之類。是裏實也。反

得微瀉者裏氣大虛也。若大便利後脈微瀉者止為裏虛而猶可治。此不曾大便脈反微瀉是正氣內衰為邪所勝故云難治。

方中行曰滑以候食故為大便輒之診。疾裏熱甚也。然滑疾有不甯之意不可不知。微者陽氣不充瀉者陰血不足故曰裏虛也。難治者氣不充則無以為運行。血不足則無以為潤送。故曰陽微不可下。無血不可下。此之謂也。

程郊倩曰陽明病已見讖語。胃火乘心可知。兼發潮熱邪盛而正氣乘旺方敢與爭可知。脈復滑而疾非遲弱尚帶虛寒可知。當從胃家實治誰不曰宜。不知滑疾雖陽盛之診然流利不定終未着實。主以小承氣湯尚在試法之列。果轉矢氣則知腸中有燥屎因劑小未能遽下所下者屎之氣耳。不妨更服以促之。若不轉矢氣并不大便則胃中無物可知。微為陽虛瀉為液竭脈反變此則前之滑疾乃假陽泛上之假象而今之微瀉乃裏氣大虛之真形。其陽明病屬津液竭而閉。讖語屬虛陽不能自安而鄭聲。潮熱屬陽微僅得乘旺而暫現正虛則犯愈實難治者此證須是補虛滋液以回陽氣而苦寒留中無從布氣須先泄去其藥方可施治無奈正氣已虛又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按辨理精微匪夷所思

周禹載曰脈之滑疾正與微瀉相反何未經悞下變乃如此懸絕耶。讖語潮熱明下證假使證兼腹滿鞭痛或手足濶然汗出仲景此時竟行攻下當不俟小承氣試之矣。假使下證總未全見而脈實大有力即欲試之一轉矢氣此時仲景亦竟行攻下當不俟小承氣再試

之矣然其所以然者正疑其人痰結見滑得熱變疾胃氣早虛者有之故一見滑疾便有微濁之慮此所以一試再試而不敢攻也故曰裏虛之候治之為難不但大承氣所禁即小承氣亦不可與故仲景特揭以垂訓若曰陽明證中脈滑疾者尚有此種變脈設下後更多變證不言可知也後之學者慎無忽乎脈法云爾

柯韻伯曰脈滑而疾者有宿食也譫語潮熱下證具矣與小承氣試之不轉失氣宜為易動明日而仍不大便其胃家似實而脈反微濁微則無陽濁則少血此為裏虛故陽證反見陰脈也然胃家未實陰脈尚多故脈遲脈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陽脈而變為陰脈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脈滑者生脈灑則死故為難治然滑有不同又當詳明夫脈弱而滑是有胃氣此脈來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陽必陰仲景早有成見故少與小承氣試之若據譫語潮熱而與大承氣陰盛已亡矣此脈證之假有餘小試之而即見真不足憑脈辨證可不慎哉勢若不得不通者可用蜜煎導虛甚者與四逆湯陰得陽則解矣

唐容川曰裏虛是指胃中無燥屎也蓋不轉矢氣即為無燥屎仲景已有明文而柯氏猶云可用蜜煎導只緣註家但知譫語是胃病而不知譫語是心主之病胃家實熱上薰為譫語者奪其實則愈今裏虛而胃不實則不可下若脈滑者心主之陰血尚足急去其心中之熱而譫語可治矣設脈反微濁心中陰血已結故脈應之而濁血竭而陽神又亂譫語不休則正既敗而邪又甚是以難治此與上譫語脈短同是指心主言讀者互參則不致誤

尤在涇曰。譏語發潮熱胃實之徵也。脈滑而疾則與滑而實者差異矣。故不與大承氣而與小承氣也。若服一升而轉失氣者。知有燥屎在胃中。可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此必初頭後溏不可更與服之一。如前條之意也。乃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濇。則邪氣未去而正氣先衰。補則礙邪。攻則傷正。故曰難治。便雖未通。宜可更以承氣攻之哉。

舒馳遠曰。譏語發潮熱陽明府證審矣。再驗其舌胎乾燥。惡熱喜冷。則徑投大承氣急下可也。又何必小承氣試之。若脈反微濇者。則微為陽虛。濇為液竭。方中宜加參附以補陽氣歸地。以助陰精。此又法中之法也。吾常用之而有驗。世醫多不知此。只據腹滿便閉等證。無論裏虛裏實。即妄投承氣等湯。而釀不治之證。總由不講仲景之法故也。

陽明病。譏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輕耳。宜大承氣湯。按尤在涇曰。宣大承氣湯五字。當在胃中有燥屎句下。

成無己曰。譏語潮熱為胃實。當消穀引食。反不能食者。胃中有燥屎而胃中實也。若能食者。胃中虛熱不得為有燥屎。雜病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傷寒則胃實熱甚者不能食。胃中虛熱甚者能食。與雜病為異也。與大承氣湯以下燥屎逐結熱方中行曰不能食。寒因也。故屎燥能食。因於風也。故但輕爾。

喻嘉言曰。有燥矢則腸胃熱結。故不能食。若能食則腸胃未結。故但輕耳。俱宜大承氣湯者。已結者開其結。未結者滌其熱。不令更結。同一譏語潮熱。故同一治。

張隱菴曰此即上文陽明讖語潮熱而有虛實之意特假能食不能食以驗之陽明病讖語有潮熱承上文而言也反不能食與能食者設辭也意謂讖語潮熱而屬於虛則當能食反不能食者裏氣雖虛而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雖有燥屎不可下也若能食者雖虛不虛而但有便鞢之證耳是當下之宜大承氣湯脾熱去而陽明之便鞢亦行矣孫氏曰不能食胃中有燥屎五六枚醫認為實證而屢泄之則陰受其害而不覺凡醫傷寒者所當留意也

按宜大承氣湯句宜接  
胃中有燥屎句讀為是

張路玉曰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潮熱讖語皆胃中熱甚所致胃熱則能消渴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不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鞢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

周禹載曰大承氣湯句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何者至於不能食為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鞢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

陳脩園曰內經云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陽明病若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滿也胃滿則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諺語潮熱而能食者腸滿也腸滿則胃無燥屎故但大便鞢耳俱宜大承氣湯主之

章虛谷曰此言風邪入裏化熱而讖語有潮熱也中風本能食今反不能食者以胃中有燥